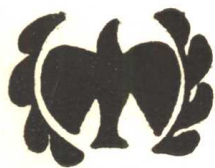


张天翼文集

ZHANGTIANYI
WENJI

文艺评论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

張天翼文集

第十卷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张天翼文集

第十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 插页 4 精 7 字数 346,000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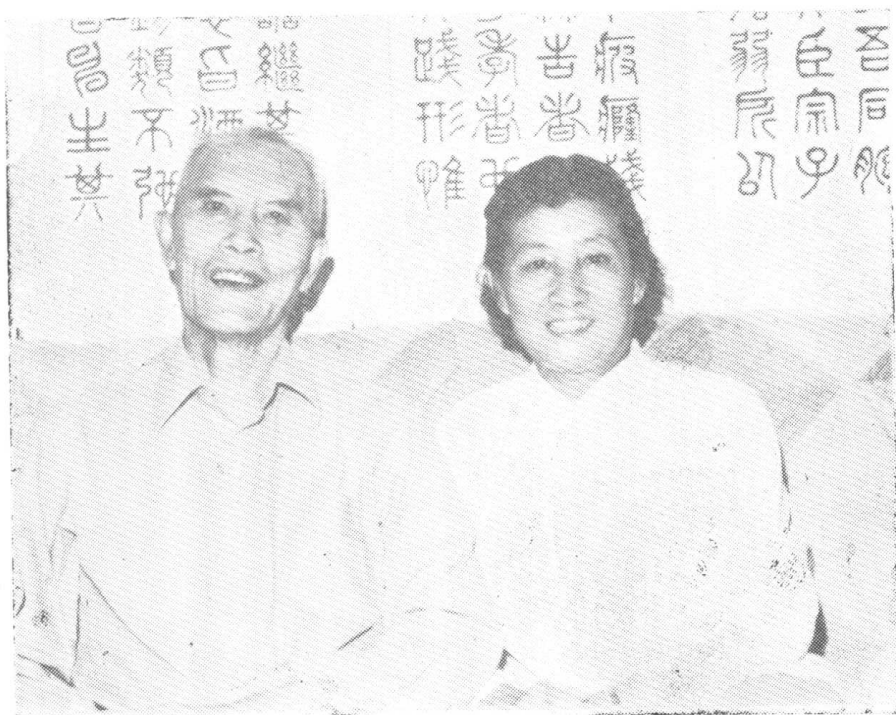
印数：平装 1—1,100 册 精装 1—400 册

ISBN 7-5321-0993-3/I·700 定价：10.00 元(平装)

ISBN 7-5321-0994-1/I·701 定价：13.40 元(精装)



作者摄于八达岭(1964年)



作者与夫人沈承宽(1984年夏)

编 者 的 话

(一)本文集收入作者自 1922 年至 1982 年六十年来的主要文学著作。按体裁共分十卷:

第一至四卷: 短篇小说

第五、六卷: 长篇小说

第七、八卷: 儿童文学、童话、寓言

第九、十卷: 文艺评论及其它论著

末附:《张天翼著作(1922—1982)目录》

(二)收入文集作品按体裁先集著后单篇,并各依初版时序编排。凡中、短篇小说过去结集出版的仍保持原来的集名、篇目和编次。作品一律收自最先编成的集内。续出的自选集中有重复者仅存目。

(三)本文集采用的版本是:凡经作者自己修订过的篇章一律据修改本校印。其它未经修改的采用最初版本。

除原版排印的错漏或经作者授意改动的个别文字外,尽量保持原著面貌,一般不作改动。

(四)作者原注全部保留,并在注前标明“原注”字样。此外为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义,由编者适当加以注释。各集、篇的出版情况注于各集名页背面、篇的篇末。

沈承宽

一九八三年七月

第十卷说明

本卷为《张天翼文集》的最后一卷，收入作者的“名著研究”九篇，按现代、古典、外国文学分组，各组内按写作先后编次。

作者长期以文学为武器，从事于民族斗争和革命斗争，写过不少杂文和其他论著。现择要并按时代先后编入本卷“杂文及其他论著”类目，其中有通俗的宣传抗日战争的短文七篇，列于杂文后部。

附录为《张天翼著作系年(1922—1982)》，系编者编制。本“系年”原稿成于1980年，现将近五年来陆续发现的佚文篇目若干补充其内，并校正原稿中误记及误刊之处，以供参考。

第十卷目录

名著研究

论《阿Q正传》·····	3
关于阿Q的典型意义·····	51
读《阿Q正传》札记·····	67

贾宝玉的出家·····	80
读《儒林外史》·····	128
《西游记》札记·····	177
略谈曹雪芹的《红楼梦》·····	194
《红楼梦》札记·····	218

谈《哈姆来特》·····	253
--------------	-----

——一封信

杂文及其他论著

小林多喜二之死·····	285
航空救国之一端·····	287
雅人·····	288
后期印象派绘画在中国·····	290

看了西湖艺专四展以后·····	294
说吃素念经·····	296
国际人物卧访录·····	300
哀悼鲁迅先生·····	305
鲁迅先生是怎样的人·····	309
士林秘笈·····	315
小引·····	315
一位散文家致其子侄书·····	316
一位画家上某老板书·····	318
某圣人诫子女谈片·····	321
一个青年上某导师书·····	325
诗三首并跋·····	332
某教授致青年导师书·····	336
“习相远”·····	348
中国人·····	355
战争的与反战争的·····	353
门外哲学座谈·····	363
楔子·····	363
一个常识问题·····	376
几个故事·····	409
为选择题材举一个例·····	434
有关学习鲁迅的一两个问题·····	437
关于武训的“事业”和“精神”·····	441
契诃夫的作品在中国·····	
——为苏联《真理报》写·····	451

不提起来.....	459
战与和.....	461
不容许冷淡.....	463
提防汉奸.....	466
再谈提防汉奸.....	469
汉奸和好人.....	471
谈菩萨.....	473
编后记.....	沈承宽
附录	
张天翼著作系年(1922—1982).....	沈承宽

名著研究

6 4 2 1

论《阿Q正传》

最初的印象

我第一次读到《阿Q正传》，记得是在杭州什么地方出售的一种油印单行本。

那时候我正在杭州一个旧制中学读书，一面又是林琴南的信徒。我不得不感谢我学校的老师：亏得他们所施的好教育，才使我成为这一个正派人。

我还记得我所毕业的那个高小——一位教国文的老师钉着我们教了三年，又一直是我们的级任。他极力攻击当时的“新文化”。一踏进那家旧制中学，头两年的国文老师也是这么一套。兼教修身的校长先生也随时告诫我们，那些新式白语文万不可看。

这些教育，把我在思想方面训练成当时的一个好学生。我虽然也跑跑跳跳，可是精神方面倒的确是一个小老头儿。这一点是毫不负师长们的苦心的。

当时那些“新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可管不着，我不知道。我看都不去看它，连摸也不摸一下，那怎么会知道呢？然而我倒偏生会跟着人家攻击它，嘲笑它。我

在小学里读了《四书》。虽然一点也不懂，而又要背，苦着连睡觉都睡不安，可是我认为一个小孩子应该读这些经书。这是天经地义，有一次我听见我父亲发的议论，我私心觉得他未免太新了，他说：

“《四书》不应该给小学生读，只能给大学生学哲学的去研究。”

他老人家倒什么书报都看看。论年龄，他比我大四十岁。论思想，我可比他起码老四十岁。

然而我向来爱读小说，这习惯是我在家里养成的。在学校里——先生在讲台上讲他的书，我在下面看我的旧小说，侦探小说，以及《礼拜六》之类。那时候林琴南发表了一篇笔记式的小说，仿佛是叫做什么《荆生》的，把“新文化”臭骂了一通，我看了真高兴。还有两三个同学也有这个癖好。我们还写，还向《礼拜六》等等的杂志投稿，也用白话写过，但决不肯使用标点，女旁的“她”字原是训“母”，把这字当着女性的第三人称，当然也是异端，概在排斥之列。不瞒你说，我还写过几篇得意之作哩，那是讽刺自由恋爱，讽刺妇女解放那些邪说的。我把这些活动都瞒着我父亲，为的怕他笑我太守旧。

至于我所看的小说呢，我只模模糊糊地把它分为两类。一类是好小说，例如《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侠隐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等等，这些使我感动，使我老记得那些人物。还有一类呢，那就是福尔摩斯侦探案之流，还有那时候《礼拜六》之类的老作家的小说，这一类——我当时自不忍公然说它不好，但总觉得有点差劲，看了不那么过瘾。

这两类一比，似乎是今不如古，要拿这一点理由来复古，倒也还说得通的样子。可惜当时我连这点点理由也不会找。我们所极力卫护的——正是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而我们所极力反对的——也正是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然而我们倒是中流砥柱哩！

可是之后——不记得怎么一来，竟读到了《阿Q正传》。

我只记得有好几个同学读过这一篇小说，边读边在那里发笑，这册书到了我的手里的時候——不用说，这是“异端”。题目也就古里古怪，而且全篇又都是那些新派头！我对自己说：

“唔，倒要看看这是些什么东西！”

凡是新式的小说总不会好的；一定是无聊，瞎扯，不知所云。虽然我一篇也没有看过，可是总信自己这个判断不会错。

于是我读起来。我为了极力要维护我的自尊心起见，读的时候拚命装出一副冷淡的样子，表示这样的小说决不会感动我。

然而——然而我忍不住笑。而有些地方，又忍不住对一些人物憎恶，而觉着阿Q糊涂得可怜。

什么？他竟这么迷住了我？——那不行！这得小心！

可是那个阿Q——竟老是在我脑筋里面留下一个影子。并且还比李逵，马二先生，史湘云，达特安，吕贝伽，密考伯那些人物还熟些。我老是记起他。我觉得认识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似的。一个癞头，一根稀疏的黄色细辫子，给人揪住了在墙上碰响头。“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一扬，他那瘦骨伶仃

的身子一躲就飞跑开去。

这些印象很深。这可使我不安。这不安，到底还是因为自己被新式小说迷住了而觉得丢面子呢，还是因为看了阿Q的悲剧而不舒服，心里就老是感到惨惨的呢，这我自己也说不出。我也不大明白这篇文章里面所含的意义，只是它深深地打动了我的情感。

一篇好的艺术作品——我们的接受它，最先大概是由我们的情感来接受它的吧。我们读完了一篇作品，常常不能用言语来讲出它所含的意义，可是我们已经被感动，有所爱，有所憎，那么我们是已经用我们的情感接受了它的主题了。所以第一次读了《阿Q正传》，我只会说，阿Q很可笑，又很可怜。

我就这么偷偷地问自己：

“难道——难道把这篇新式小说也归到好小说那一类么？”

一下子可去不掉向来的成见，一下子可也去不掉阿Q的影子。这时候我就只好自己想出些话来安慰安慰自己，叫自己相信并没有丢面子。

但总还是说不出的不安。到后来又看了些新式小说，再又把《阿Q正传》重读了一遍，这不安可就越发来得明显了。

阿Q是很成见的，他讲求“男女之大防”。他反对剪辫子等等。他讥笑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讥笑城里人把煎大头鱼所加的葱条切细。你要是问他：

“阿Q，你为什么要反对那些东西，要讥笑那些东西呢？”

那是白问，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正是莫名其妙的卫护这一些东西，也莫名其妙地反对

一些东西。他固执，他有他的一套道理。这些道理是怎么回事，是哪里来的，那他管不着。总而言之，向来如此，所以应该如此。不然就是“异端”。不错，他对“异端”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这些特性难道不可笑么？

可是——对不起，请你自己平心静气想一想，你自己有没有这些脾气？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熟人中间，常常可能遇到一些可笑的人物：他有可笑的性格，见解，作风等等，做出一些可笑的事情来。不过我们看到这些真人真事，在当时当场并不觉得他们可笑。而一经人家在作品里写出来，这才发现了他那种人物的可笑。对于自己呢，那尤其是不照照镜子，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脸嘴，于是一看到人家作品里所写的人物，或多或少有了我自己的影子在内的话，这就——虽然也忍不住要笑，可是这笑里面总不免夹着不安，或是带着痛苦，或竟是老羞成怒，或是还杂着其他的什么味儿。

并且我还有自尊心。因此就生怕别人读了这篇作品之后，竟也认清了我的脸嘴，看出了我那可笑的一面。

一个人要是不知道他自己的毛病，那他糊里糊涂的可以很幸福。这毛病一被发觉之后，可就尴尬了，那么他不是要医好它，就是要忌讳它。但即使是要医治这毛病，开初总也是很苦恼，在他自己内心会引起一场冲突。在这时候，他常常会想出一篇借口来安慰自己，而且生怕别人提起他的毛病，生怕别人洞悉他的内心，生怕别人展露他的灵魂。

而现在——竟被别人展露了，而使无数读者洞悉了。

我这才明白，我的不安原来是这么回事。